

婦女新知

88

1989年9月1日出版
Awakening

封面人物：蘇芳章、許清富

女性主義先鋒—秋瑾
被拍裸照怎麼辦？

變色的福爾摩莎

裸體參政——知識份子的革命幻想



目錄

社論 1 日本大選的啓示

封面人物 2 我寧願當傻瓜

4 工人投工人的票

女人的感觸 7 我不只是你的妻子

8 秋瑾的婚姻生活和女性主義思想

12 女人爲什麼往「上」嫁？

姐妹園地 14 回首來時路

16 裸體參政
知識份子的革命幻想

婦女與法律 20 被拍裸照怎麼辦？

21 清涼記

22 婦女新聞

25 變色的福爾摩莎

本會

編輯部

編輯部

沙凡

顧燕翎

徐宗國

譚陽

游天鵬

尤美女

安小石

楊瑛瑛

彭婉如

婦女新知 八十八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 李元貞

企畫 / 彭婉如、鄭至慧

編輯 / 鄭美里

美術編輯 / 許明峰

發行組 / 黃慧琴、楊潔瑛

法律顧問 / 尤美女、沈美興、潘正芬

發行所 /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 / 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 / 331-1936、331-1011111

郵政劃撥 / 第〇五二六一八八八八號

婦女新知雜誌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

局版登誌字第二〇二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 / 永亨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九五四一九三六

零售 / 每本新台幣四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 / 一年四〇〇元

贊助訂戶 / 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 (王露露)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

香港澳門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 / 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 / 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六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日本大選的啓示

面對即將來臨的年底大選，婦女選民應對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認識，才能使候選人重視其需求與意願，展現出婦女的力量。

今年三月份，本刊曾以「女人，妳的名字不是弱者！」為文，呼籲婦女選民重視其參政權；並期望在年底大選中，能以選票爭取其權益。七月中旬，日本參議院改選，社會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瑪丹娜」旋風，經由婦女選民全力支持，擊敗建黨卅四年，且一直居於執政地位的自民黨，次獲得參議院過半數的領先優勢，此為我們籲請重視婦女選票，提出了強而有力的證明。

今年年底，我們亦將辦理解嚴後一連串的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在台灣政治大幅轉型的當口，可以預期年底的選舉競爭之激烈。另外再加上新聞大幅報導日本參院選舉「瑪丹娜旋風」的影響，相信朝野黨派候選人對婦女選票的爭取，較之以往必將更為積極用心。我們希望此次大選，能激起婦女廣泛關心政治及參與政治的興趣，改變我國女性選民對政治及選舉一向冷漠被動的態度，而在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上開啓良性互動的契機，或可一如日本婦女選民展示其左右政局及迫使執政者

尊重其意願的力量，因而增進婦女的權益。

在民主政治國家，政黨的執政是由公民投票表決的，而婦女居人口之半，婦女選民的投票意向，應當能夠左右政局，扭轉乾坤。以美國為例，政治人物近來亦深深體認到婦女選民力量不容忽視，因此在選舉中，紛紛提出迎合女性選民的政見，以爭取婦女的支持；甚至美國總統大選，婦女選民的向背亦與總統的當選與否息息相關。在婦女選票普遍受到重視的情況下，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可謂正逢其時，適切地向有意參加年底選舉的候選人，反映出當前婦女關心的問題及需求所在，提供作為爭取婦女選民政見的參考。

面對即將來臨的年底大選，婦女選民應對其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以下的認識，才能使候選人重視其需求與意願，並展現出婦女的力量：

(一) 踴躍投票絕不放棄。美國及日本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高於男性選民的投票率，才會使婦女的選票特別受到重視因而影響參選者之政見及所作。

(二) 不因配偶及他人的影響，而做不自己心意的投票；因為唯有自主地選出能代表您權益的候選人，您的權益才可能真正獲得保障與實現。

(三) 不要因收受別人的賄賂，而做違心的投票；因為為了一點小錢而放棄您三年的權益，這實在是一樁得不償失的賠本買賣。

(四) 支持適當的女性候選人。因為，女性較男性更關心婦女的問題，更能保障您的權益，像日本女性國會議員對於與自身利益有關的「賣春防止法」、「母子福祉法」、「男女雇用機會平等法」的推動與通過，不遺餘力有積極促成之功。

(五) 不支持不兌現政見的候選人，不支持依賴保障名額當選的候選人。因為不能代表選民，不負責任的候選人，根本沒有當選民主政治公職人員的資格。

我們寄望所有婦女同胞，在年底的選舉中能讓「瑪丹娜旋風」在台灣再現，為我們婦女開拓更好的未來。

本會

我寧願當傻瓜

在基層打拚的智識工人蘇芳章

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生於台南

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石油工程碩士

經歷：石油工會主任秘書

全國總工會代表

石油公司開採工程師、化學師



蘇芳章對工會裡的「表決部隊」(何維民攝)感到痛心。

出身工人世家的蘇芳章，從小親見父親

與工人朋友喝酒、唱歌等快樂的一面，也看到官僚體制對勞動者不公的一面。留美歸國後，他沒有忙著升官發財，反而投入最沒有「錢」途的勞工運動。他說：「我希望把工會建立成勞工的避難所，讓工人有了困難不必再抱怨，工會能為他們解決。」

忙得連待在家裡時間都很少的蘇芳章，在石油公司具勞工意識的基層勞工—勞方連線之間，有「劉伯溫」的美稱，他也是民進黨新潮流大力支持的工人立委候選人。

工運的專職人員

問：你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決定參選工人立委？

答：大約在去年十二月底，石油工會的勞方連線覺得我們在這次選舉中，應該可

以推出一位候選人來表達勞工的聲音，我們希望我能出來，但我一直沒有正式作決定，因為我認為不一定要佔在位子上才能做事；另一方面，我也不是有政治企圖的政客型人物，所以沒有很強的意願。

今年三月，國民黨黨工型的工會幹部在資方操控下，千方百計要將我趕出工會，甚至動用工會裡的「表決部隊」，使我深切感受到工會自主的重要性。之後，在勞方連線的支持下，我才決定參選，以讓會路線推動工會自主。

在我提出的政治主張當中，有一條是「勞工立委是工運的專職人員」，主要是因為過去的工人立委跟工運完全脫節，頂多只能作到部份的服務，至於勞工的教育、組織及幫助勞工串聯、團結的工作，他們都沒做到，這是很不夠的。我相信如果我順利當選，一定可以做的很好。

問：你提到工人立委與工運脫節，過去

給人的感覺是工運發展勃蓬，而立法院中卻難得聽見勞工的心聲，這應該是主要原因。另外工人立委過去只有四位，今年增加為五位，人數太少也是原因之一吧？

答：當然。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在這這少人的情況下，他們還常常忘了自己究竟代表誰，平常寧可當個普通的立委，也不願作工人的立委，只有在選舉前後才猛然醒覺，喊喊口號。

另一方面，以目前的政治結構，單單透過議會是絕對沒辦法的，除非你背後有大批的群眾在支持你。議會路線的主要功能在於突顯問題，組織工作更為重要。

問：在行政機關方面，勞委會的角色和功能也相當受爭議。

工會自主當務之急

答：這也牽涉到政治結構的問題，目前勞委會只是黨鞭揮舞下的應聲蟲而已，不必對它抱什麼期望。最重要的還是期望勞工能覺醒，因此，推動工會自主是當務之急。尤其是縣級以上的總工會，幾乎全被黨工型的人把持，怎麼能代表基層勞工真正的心聲？

問：談到總工會，最近中部一些醫院準備以罷診勞保病患來達到提高保費、改善醫療品質的目的，結果引起全國總工會的強烈反彈，給人一種找錯對象，混淆視聽的感覺？

答：這是國民黨慣於分化的伎倆。這些醫師一開始沒有把事情講清楚，現在變成要花好幾倍的力氣來解釋。

問：民進黨被批評為勞工政策不明顯、不重視勞工，你以民進黨員身份參選勞工立委，現在又面臨到新興的勞動黨、工黨等打著勞工鮮明旗幟的政黨，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民進黨沒有明顯的勞工政策，可以這樣解釋，因為基本它還是在草創階段，而且對一個從未執政過的在野黨而言，要提出完整的政策是很困難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不關心勞工，事實上我認為民進黨若拋棄勞工、漁民、農民等弱勢團體，那麼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民進黨作為一個最具草根性的政黨，它還是獲得相當多勞工的支持，這是因為他們自長期以來對民進黨有感情上的認同。至於工黨、勞動黨雖然打著勞工的旗幟，但勞動黨的政治立場令人疑懼，而工黨又似乎是以進入議會為主要目的，我相信勞工的眼睛是雪亮的。

當然，民進黨中央目前沒有勞工的聲音是事實，將來我們希望能把勞工的聲音放大。因為黨員有很多是勞工，而黨中央竟沒有勞工的聲音是不對的。

問：這是不是跟民進黨內的派系有關？

答：這是一部分，不過主要還是在於民進黨仍在草創階段，草莽性格強，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還不夠。

問：一般認為在這次民進黨提名的三個工人立委中，你是新潮流系推出的，對這種說法你不反對吧？

答：我不是新潮流的成員，但他們支持我，我對他們的理想性格及奮鬥精神也相當認同，對這種說法我不反對。但對他們

的某些作法，我認為不恰當的我會直言不諱的提出來。

問：這兩年來工運團體有若干分裂、整合的情形，你的看法如何？

開放工會競爭

答：我想可以分成兩部份來談，先就工會內部的分裂來看，在台灣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過去國民黨完全掌握工會，現在一些在野的或是工運理念清楚的人開始搞工會自主，因此，要求工會內的大一統是很困難的，過去一個廠場限定成立一個工會，使得理念不同的人硬要湊在一起，反而攪亂工會運作。現在我認為應該有有限的開放可以成立兩個工會，彼此競爭，勞工也可以選擇真正符合自己理念的工會。

我想你主要的問題應該是指工運團體因意識型態而產生的分裂，也就是統獨之爭造成的分裂吧！現在比較愛惜勞工的人多半不願意談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但是這個問題遲早會按捺不住。目前彼此並不排斥互相合作，就等著看誰比較沒有風度了。

問：勞工運動跟台灣前途有很密切的關係嗎？

答：有關係，因為勞工運動可能會將台灣帶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共產主義都有可能，不是嗎？所以工運跟台灣前途當然有很緊密的關係。但是目前除了少數的進步分子之外，大多數基層勞工對此倒不特別關切。

問：你以民進黨員身分在國營事業中工

工人投工人的票

許清富向六百萬勞工喊話

編輯部

作，現在又決定參選，會不會有什麼困擾或影響？

把政黨放進口袋

答：在國營事業中一旦冠上民進黨，壓力馬上隨之而來。但是我認同民進黨是因為我覺得它與台灣鄉土結合的緊密度遠大於國民黨。

事實上，在勞工意識還未全面覺醒的情形下，要選區域立委遠比勞工立委容易；而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下，要升官發財，國民黨是最好的選擇。但是我選了一條最艱難的路，因為總得有人作傻瓜，如果大家

都聰明，這個社會恐怕早已人吃人了。

至於在工會運作中，我不會把黨的意見帶入工會，我常說進了工會就要把黨的理念放進口袋裡，至於回家後要如何頂禮膜拜那是個人的自由，沒有必要因政黨認同的差異在工會引起不必要的紛爭。

問：對這次選舉成敗會很在意嗎？

答：不會。因為這次參選使得我必須去了解更多有關勞工的問題，對我個人的成長很有幫助。也因為選舉的關係，我得以認識各地有勞工意識的朋友，對將來工運的發展及串聯有正面的功用。

問：一直都還沒談到女工的問題。

答：目前在工會中很少聽到女性的聲音

，這可能是受傳統觀念影響，女性不敢拋頭露面的緣故，而且在工會中原本就不多的女性，有些只是花瓶，但是也有部分是真正非常優秀的，以她們為模範對在女性勞工較有號召力。

問：在有關女工的保護和法會上，你認為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答：這方面我目前還不太了解，過去聽過一些陪產假的問題，但還沒有真正去探討可能性如何。

（編輯後記：在採訪後的第二天，蘇芳章先生特地到本會索取「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及「亞洲婦女通訊」等相關資料，以進一步對女工問題加以探討。）

許清富是隨著工運成長的一個典型。

兩年前，「顏坤泉解職事件」使同樣身為南亞工會的他，了解到唯有工人自己覺

醒、團結，才能改變被壓迫的命運。

投入工運之後，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他，不僅負責理家，更拿出個人的積蓄作為他

參選工人立委選舉的基金。

兩年來，他從南到北協助成立了廿個以上的自主工會。沒有明星似的個人魅力，



許清富期望進入國會，替基層勞工喊話。

黨籍：勞動黨
 現年四十二歲
 國立高雄工專畢業
 現任：南亞工會理事長
 勞動人權協會高雄分會會長
 勞動黨副主席

只有憨厚的外表和樸實無華的言辭，「默默耕耘」是熟識他的人對他的一致評價。

問：勞動黨是今年三月底才成立的新興政黨，面對年底激烈的工人立委選戰，你將以何為號召？你的政見是什麼？

答：我的政見是有階段性的，目前第一個階段，主要在號召工人投工人的票。因為工人可以自由決定要投區域立委或工人團體立委，而區域立委往往不了解勞工的需要，因此我目前的重點在鼓勵勞工投自己的票，並且已在企業內辦過多場非正式的說明會。

勞動黨與其他黨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社會主義政黨……

問：跟工黨標榜的社會福利國家有何不同？

答：社會主義就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的人情形，我們要求的是計劃性經濟，要讓社會資源不僅創造、生產、分配都能平等。

國營企業不應民營化

社會福利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方式下的補償政策，而社會主義則是生產方式的全面改變。最鮮明的一點是，我們主張國營企業不應改為民營。民生主義講的很清楚，具有壟斷性質的事業應該由國家經營。現在一般主張國營企業民營化的理由不外經營不善、冗員過多。經營不善是因為政策不當，而冗員過多是因為現在的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成了國民黨安排閑置人員

的地方，這都應該從政府體制去著手改善，與公、民營的問題無關。

把具有壟斷性質的國營事業開放給私人資本家，只會加強社會資源壟斷，使民生需求完全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裡，與資本主義無異，這是開倒車的做法。

問：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生活的台灣人民，對社會主義多半了解不多，甚至有些疑慮，勞動要如何讓人了解它？

答：在一個黨尚未壯大起來之前，的確會面臨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在各地進行勞工教育，培養精英黨員，也在選舉中強調黨的政策，這些都是在宣傳我們的理念，目前我的政見雖然還未完全出爐，但黨綱就是我的當然政見。

問：跟女性相關的黨綱有那些？

答：像「雇主及代理人不得雇用婦女從事有害母體健康之重體力及危險的工作」、「反對並取消歧視女性及將女性身體商品化的一切行為」、「立法維護並促進婦女管用、升遷的公平合理」……等。

答：女工的待遇、福利、工作條件、產假、生理假都是問題，常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在待遇方面，雖然勞基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但實際情形往往不是如此，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用勞動價值來評斷人，是一種原始的競爭方式，但社會主義則強調必須照顧到每個人的尊嚴，這是比資本主義進步的一種設計。

女性不只是生產工具

在產假方面，現有的體制規定女性產假

為八週，這是不夠的，女性負責培育幼苗，不只是生產工具，應該尊重她，同時男性也該有陪產假。

問：印象中女工多半是「乖乖牌」，就你的觀察，台灣女工的自主程度和抗爭情形如何？

答：的確，在工運事件中，女工主動出來抗爭的佔少數，多半只扮演支援的角色。在抗爭中女性通常也覺醒的比較慢，這可能是受傳統父權主義教條的影響；不過她們一旦覺醒，往往會比男性更能堅持到底，因為男性為顧及家累，有時會中途放棄，女性比較沒有這個顧慮。

問：勞動黨的婦女黨員有多少？

答：確實的人數我不確定。但目前黨員中男性偏多，主要是因為覺悟的多是男性。婦女黨員仍以在台北的女性知識份子為主。

另外我們成立的「女工權利促進會」，與各地的勞權會共同從事支援和啓蒙的工作，這以加工區女工佔多數。

問：現行的勞工法令有何不足？

加強福利措施

答：關於女性方面，產假、陪產假的規定對女工照顧不夠；退休金的計算方式應訂出合乎女性權益的辦法，現行法律規定的年資計算方法對女性不利，因為女性往往生產、育兒，導致工作中斷，所以，應釐定保護女性的退休制度。

另外，應加強失業保險、勞工退休終身保險，不應只在有勞動價值時才受保險的

保障。

問：這是不是可以廣義地推到全民保險？另外，要擴大保險範圍，是不是意味著須加重賦稅？

答：全民保險當然是最後的目標，但這並不一定需要重賦稅，除了納稅之外，跟預算的編列也有關，以我國目前外匯存底這麼多的情形下，編列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預算卻這麼少，所以增加預算是主要方式。

問：最近宜蘭發生的松王、參林工廠惡性關廠事件，是不是因為法令對員工的保護不夠？

答：目前的法令完全站在資方的立場，其實應該在法令細節上規定清楚，從經營開始，就必須有退休準備金、資遣準備金，然後才准設立。

問：剛才曾經談到勞動黨反對大企業壟斷社會資源，那麼小企業主是不是你們聯合的對象？

體制要合理

答：我們不反對中小企業的存在，因為社會上還是要有工商行為，而且中小企業沒有壟斷性，在競爭時較不利，有時也受到剝削。但體制經營仍要合理。

問：勞工運動的發展一開始是在爭取經濟利益，也就是利潤的合理分享，那麼下一個階段呢？

答：工運發展可以這樣看，首先是工會從無到有、從被資方控制的「關雞」工會變成自主工會，爭取到某個階段會被資方掣肘，因為資方可以在不違法的情況下，

照樣行剝削之實，所以現在須突破的是政治，要能夠爭取修法。不過，現在立法院、議會中都是有錢人，完全是追求個人的利益。所以我現在工作重點即呼籲勞工不要放棄自己的權益，應站在勞工立場選出真正的工人立委。

問：工運團體的分合是喜、是憂？

答：大家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分裂，不一定是負面的，而且工運抗爭的對象大同小異，彼此可以聯合。當然，負面來看，彼此各立山頭，使勞工力量分散是較不利的。

問：如果你進入立法院，以後的問政重點將有那些？

答：以勞工行政、勞工政策為主。對勞動黨而言，議會路線只是手段，培養基層、參與工運才是最主要的，這跟其他黨的策略不同。

問：能不能分析一下你的票源？

答：台塑企業、南部自主性工會、非民營事業的勞方聯線、還有勞動黨所屬黨員

誠徵義工

想充實自己，服務社會
請來打義工。

婦女新知打義工，還可享受
如下優待：

- (1)借書(2)購書打折(3)參加活動(優先或打折)。

我不只是你的妻子

文·圖 / 沙凡

從前我一直以為自己很以妻子的角色自傲；我會得意地說：「生平只立一個志願：當個賢妻良母。」然而異鄉的兩名陌生女子却使我了解事實並非如此。

她們是中年婦女，點完茶後問我是不是學生。「不，我只是個家庭主婦。」我謙卑地說，意外地發現她倆竟不高興地瞪著我，其中一個說：「你說『只是』是什麼意思？只是？那你現在為什麼不呆在家裏？再說，家庭主婦並不是好當的。」我想辯駁，却詞窮理虧。沒有錯，我分明是既輕視自己的工作，又絲毫不以自己的妻子身份自豪。

然而，到底有多少女人樂於公開承認自己只是個妻子呢？因為傳統上，妻子的光榮維繫在一個男子顯赫的事業與名聲地位上，或許還有書籍雜誌中典型的最後一句：「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沒有了她……」。除此外，妻子的實質幾等於負責洗衣、做飯、理家、購物、照顧一家大小的管家，不同的是，管家是有酬勞的；而妻子沒有，並且還得毫無怨言地執行這一切工作。

在女人心目中，「妻子」這角色在婚前是塊由愛情構成的美麗眩目的結晶，它在婚後却黯淡，變得毫不引人。因此身兼家庭主婦的工作婦女往往只願說自己是職業

婦女，而專職家庭主婦也多不喜歡人們問她從事何種工作。

婦女在這當中所面臨的一個矛盾是：社會希望她們扮演家庭主婦，却不願意給予「家庭主婦」這角色應有的評價；而職業婦女也得不到足夠的認可與支持。處在目前這轉型期的台灣婦女彷彿不論是當職業婦女或只當主婦都是一種缺陷，非得要家庭、事業一肩雙挑才算功德圓滿；而所有轉型期間發生的家庭與社會脫軌現象，均可輕易歸罪於婦女。手邊的一個例子是八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一篇「他們的『紅鼻子』在那裡？」一文，作者明顯道出對職業婦女的不滿：

現代的婦女，多不喜歡當個專職的母親，孩子才滿月，匆匆忙忙找個保姆，管不了這個保姆是否適任，把自己的骨肉，很輕易地就托付給陌生人，好脫身去上班。

老實說，這些職業婦女的工作，真是那麼重要嗎？工作的機關少不了她嗎？丈夫的收入不夠養家嗎？百分之八十，答案是，非也。

無疑，這篇文章的作者認定了男人的工作才是重要的，男人才是工作機關少不了的，男人的收入一定足夠養家，而且——

很重要的——小孩是不干男人的事的。作者談到職業婦女的語調並且是譏刺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知道女性勞動力為台灣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將來，婦女也不可能從勞動市場撤退。在這樣的趨勢下，小孩的問題應由社會、由男女共同來承擔——托兒制度的建立是上策——而不是簡單地怪罪婦女就可以解決的。畢竟，婦女的勞動成果是整個社會在享用；再說，何苦為此否定男人的父性與父責？

從趨勢看，「家庭主婦」這個名詞將會消失，而以中性的「家庭主人」替代。到那時候，女人便會較樂於承認自己是個「妻子」吧。



「我心目中的妻子？
我希望她是個有性經驗的處女。」

秋瑾的婚姻生活和女性主義思想

秋瑾不只是民族英雄，更是婦運的宣傳家和實踐者。她站在女性的立場，來反抗和破除男性中心社會施於女性的層層束縛，是相當徹底的。

文 / 顧燕翎
圖 / 黃光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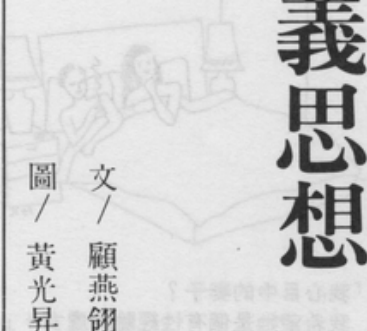
秋瑾是一位海峽兩岸都家喻戶曉的革命先烈，在衆多婦運先驅者之中，也是最早擺脫性別角色限制，並最受後世肯定的一位。不過在教科書和媒體中，一向把她定位為民族英雄，表彰她的革命功勳，而鮮少論及她的女性意識，或對婦運的貢獻。一些西方及日本學者研究秋瑾時，雖略涉及其女性主義思想，但偏向於籠統地歸諸西方或日本的影響。

秋瑾生長在清末，一個傳統秩序和觀念受到嚴重挑戰、社會急遽轉型及女性主義萌芽的時代。她以個人而非男性妻女的身份留名青史，也大大有別於歷史上其他女性，如秦良玉、沈雲英等人。因此我對於她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否為女性主義者，她對於婦女地位、兩性關係、婚姻與家庭

的看法，都極感興趣。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訪美、加期間，到史丹福大學與多倫多大學蒐集有關秋瑾生平及著作的資料，詳加研究，撰寫成論文一篇，將發表於「婦女與性別研究學報」創刊號。在此則僅就其婚姻生活與女性主義思想加以討論。

秋瑾自幼受父母鍾愛，與兄弟受同樣的教育，完全沒有被塑造造成傳統的女性，因此在此心靈上和行動上獲得較其他少女更廣闊的活動空間，也因而比同齡少女更晚踏入婚姻生活。有研究者認為，秋瑾的晚婚，一方面可能因為父母不捨得她離家；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她有異於傳統婦女的行徑，使家鄉的準婆婆們望而卻步。所以秋家在一八九五年遷到湖南後，才安排她次

年的婚事。秋瑾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展開了她生活的新頁，也嚴重考驗了她的角色扮演。從此她才體驗到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必須從屬於男人的痛苦。在中國古老的仕紳社會，即使才高如秋瑾，受父母寵愛如秋瑾者，仍無力掌握自己的終身，不得不違反個人心意，告別雙親，進入一個陌生的家庭，去晨昏定省、察言觀色，從家庭的權力結構最底層為人媳婦的角色熬起。從她寫給大哥及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個性爽朗、是非分明的秋瑾，對大家庭中的勾心鬥角、人事傾軋，相當適應不良。她自道：「苦乏媚容，於時世而行古道，處冷地而舉熱腸，必知音之難遇，更同調而無人。」一九〇三年隨夫捐官北京，亦



是避開是非圈的權宜之計：「況三言訛虎，衆口鑠金，因積毀銷骨，致他方糊口。」

即使避走他鄉，秋瑾在夫妻二人的生活中，仍因與丈夫王廷鈞志趣迥異，而感到寂寞無告。她婚後寫了不少閨怨詩，有「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賞。」以及「閨中無解侶，誰伴數更籌？」等喟嘆。她和丈夫第一次公開衝突，發生在進京後的第一個中秋夜，王廷鈞被邀去嫖賭，秋瑾憤然男裝外出看戲，被王發現而打了她。秋瑾一怒之下，離家出走，後由友人出面和解。

沒有經濟自主權和謀生技能，更憑添了婚姻的痛苦。一九〇一年秋父去世，家人開設錢莊爲生，因用人不當，一年後倒閉，經濟陷於困境，王家拒伸援手，且冷眼相待，使秋瑾痛苦萬分。一九〇五年，她留日期間，在給大哥信中，談到她經濟拮据，王猶扣留她的財務，「是欲絕我命也。」在另一信中，她提到王的「種種暴虐」及欺騙行徑，並且認爲他「終身不能改變其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等「惡習醜態」。在對娘家無法施予援手，對婚姻極端失望之際，秋瑾感到憤怒，爲父母所誤，並且嘆息自己「生爲女子，亦無助於家門，無助於吾哥，不勝自恨。」

咀嚼了性別角色加諸女子的苦難之後，秋瑾覺悟到「爲人奴隸，何不自立？後日妹當可自食其力，何必爲人之婦者？」她雖未與王廷鈞正式辦理離婚手續，她之離京赴日卻是早已下了不爲瓦全的決心。她向大哥表示：「妹得有寸進，則不使彼之

姓加於我姓上；如無寸進，不能自食，則必一訟取此兒女家財，不成，則死之而已。」她赴日後不久，王即另娶新婦，次年，王家致函秋母，希望秋瑾回湘潭，但秋瑾懷疑其用心，予以拒絕。

一九〇七年，秋瑾殉難後，遺骸原由其好友吳芝瑛、徐自華葬於西湖。一九〇八年，清廷勒令削平秋墓，並通緝吳、徐二人。後由浙撫派員督同秋兄取出靈柩，運歸紹興。一九〇九年王家將之遷往湘潭，與已逝之王廷鈞合葬。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後，徐自華所組之秋社要求依秋瑾遺願，歸葬西湖，雖王家持異議，又有部份同盟會員主張改葬長沙岳麓山，經友人王時澤調停，以秋瑾生於浙江，就義於浙江爲理由，終於復葬西湖。另外在湘籍的唐群英（全國女子參政同盟會長）、張漢英（南京女子參政同盟會長）請求下，都督譚延闓允在長沙設秋女烈士祠，並令王家奉秋瑾遺像入祠。秋瑾「光耀母族」的心願，終獲完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四年入祠那天，固然群眾聚集數千，場面盛大，給予秋瑾至高的肯定。但保守勢力仍具有不容忽視的反撲力量，一個月後，某些世家婦女組織女國民會，推譚母爲會長，要求譚延闓將秋祠改爲女烈士祠，並以殉夫之女羅陳潤貞及其夫之人像入祠，將秋像移至一旁。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張漢英率領下，與女國民會發生衝突，雙方打鬥，互起訴訟，後由譚出面調停，秋祠方始恢復舊觀。

女性主義思想

從秋瑾的諸多詩詞、散文及彈詞等著作中可以看出，秋瑾從少女、少婦到獨立生活這三個階段，心境和想法都經歷極大的轉變。她的少女生活充滿了歡愉、朝氣、強烈的求知慾和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她認同的對象是歷史中的女英雄，相信只要憑藉個人的毅力和決心，性別不致成爲女性成大功、立大業的障礙。婚後，她方才體會到，傳統大家庭中年輕媳婦的角色和雄才大略的女英雄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婚後她被拉扯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苦無出路，作品也轉爲哀婉沉鬱，一再流露出缺少「解侶」的孤寂，和性別錯置的無奈。到北京後，目睹國勢的凋零，更感傷痛，她開始不僅在服裝上，也在作品中反抗女性角色，並汲汲於讀書和交友，終於脫離家庭，立志以死報國。

秋瑾在教育方面，比同時代婦女幸運，然而如纏足、媒約婚姻、片面貞操、經濟不自主等因性別所受的苦楚，她仍未能身免。不過由於能力與境遇特殊，她不像大多數女性那樣，除了忍氣吞聲之外，別無生路。她適逢國家、社會的大變局，因而在數年苦悶、徬徨之後，得以走出家庭，掙脫性別的鎖鍊，去完成個人的目標。秋瑾生前，西方早期的女性主義著作尚未譯介到中國，中土作者雖從清初開始，即有蒲松齡、吳敬梓、李汝珍等人，在作品中表達同情女性的言論，李、俞二人且就種種不合理制度，如纏足、蓄妾、算命合婚、修容穿耳等痛加抨擊，可是這些早期的男性作者畢竟對兩性不平等的制度性原因與文化深層結構中的價值觀欠缺深入

體會和系統性分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秋瑾的女性主義思想可以說缺少外在的、理論的啟發，而主要根源於她個人生活的體驗，以及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因而難免受到個人生活背景和社會環境的侷限。由她所發表的作品和個人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秋瑾，如何突破環境的限制，來批判她身處的父系社會，分析婦女的處境，以及建構平等的兩性關係和理想的婚姻模式。以下僅就她對不平原因的分析及改革兩性關係的主張與行動加以討論。

一、不平等的因素

秋瑾認為，重男輕女「愚俗」的形成，是男人為了壓制婦女而使的手段，「這些男人專會想些野蠻書籍、禮法，行些野蠻壓制手段來束縛女子，愚弄女子，」結果使得男人處處占了優勢。她所說的野蠻手段，包括：

1. 謊言欺騙

「男尊女卑」、「男外女內」、「夫唱婦隨」、「無才是德」、片面貞操、七出等觀念，無非都是要使女子無知無識，自甘低下，以便相對的使男子「自尊自大」。

2. 限制行動

為了防範婦女偷聽男子的「隱謀」，規定她們佩帶相擊有聲的飾物，出門令保姆相隨，不許自由行動，晚間行路也必須持燈。

3. 纏足

男性所訂的「女性美」的標準，使得女子身體殘廢，寸步難行，被當做「玩具、花鳥般看待」。然而，即使如此，丈夫仍

可能對妻子日久生厭，使她落得「坐冷宮、閉長門，淒涼哭嘆、挨日如年」的下場

4. 剝奪財產權

女性在娘家和夫家都沒有財產繼承權。即使富家女子所能支配的金錢，數額仍然極小，而且她的信用不為外界承認。

然而，秋瑾認為，男女應當是平等的，雙方的權利也應當是相同的。為什麼要聽憑男子擺佈，受制於人？表面的理由似乎是「女子不讀書，不出外閱歷，不出頭做事」死守閨門，放棄自我發展。根本原因則在女子經濟不獨立，仰賴男子供給，「為著要依靠別人，自己沒有一毫獨立的性質。這個幽禁閨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覺得苦了。」如此看來，女子之不讀書、識字，是自己「偷懶、圖安樂」，纏足則是為了「使男人看見喜歡，庶可以藉此吃白飯。」然則女子放棄做人的責任，不僅因此失去個人自由：「自然是有學問、有見識、努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權利，我們作他的奴隸了。既做了他的奴隸，怎麼不壓制呢？自作自受，又怎麼怨得人呢？」同時也由於全國一半人口之不圖振作，而加速了亡國之禍。秋瑾的這個論點，倒十分接近主張與女學和放足的維新派男士，如梁啟超、張之洞等人的功利觀點，不過秋瑾仍然保持了她的女性主義立場，而進一步表示，當時的中國在列強環伺之下，岌岌可危，「男子自己也不保，我們還想靠他什麼？」可見秋瑾把女子之自救與救國看成一體之兩面，救國也是自救的必要手段。在這個基本主張上，秋瑾也與以後國共兩黨多數婦女領袖有極大不同，她們因

為隸屬在男性主控的政治體系，未能發展出或不敢表現出女性自覺所必要的自主性和對抗性，以致往往把婦女團體或婦女運動置於國家或政黨利益之下，只要求婦女服務犧牲，而不敢倡言追求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了。

二、改革兩性關係的主張與行動

既然不平等的根源有一半是女子自己主動放棄責任，沒有志氣，因此，秋瑾對於個人意志力的堅強信念，使得她所提出的改革方式也是相當個人本位的：女性的自立與集體反抗。

秋瑾自己身受經濟受制於人的痛苦，自然把自立看做女子立身處世第一要件，而自立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求學問，謀一技之長；二是團結互助。所以秋瑾不以為文鼓吹女子教育，也屢次以行動來完成這個目標。她自己東渡留學之外，還敦促兄嫂讓姪女受教育，慫恿友人之母留在日本求學，甚至自願照顧其他留日女生。她在日本與陳擲芬等人重組共愛會，為了「團結二萬萬女子之團結學問」，回國後復為速成師範女學校「奔走呼號」，號召女子赴日留學。一九〇六年創辦中國女報，也是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並以爲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爲宗旨。」

除了自我充實、團結互助，以求自立之外，對於壓迫女性的制度與「謊言」，秋瑾也採取絕不妥協的態度，鼓勵婦女集體反抗，甚至把不反抗看做是不知羞恥或沒有志氣。

男性中心社會裡，「嫁出去的女兒潑出



去的水」的觀念，秋瑾深不以為然。她以為女子求學自立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有自己的收入，可以奉養雙親，而不必像奴才跟著主人似地受制於夫家。放足之後，運動量增加，行動自如，身體強壯，無求於男子，因而她正確地預測，在文明社會裏，小腳終必受到唾棄和輕視。當時習俗甚為重視的女紅，秋瑾也極為反對，認為只是為了陪嫁好看，而把少女終日幽囚房內，彎腰駝背地做針線，非但毫無經濟價值，還犧牲女孩的健康，太不值得。在她的

彈詞「精衛石」中，五位少女終於識透自身的處境，決定以行動來反抗，相約偷了母親備辦嫁妝的款項，一同逃離家庭，東渡求學，開創個人以及國家的前途，就反映了她的觀念。

秋瑾不只是一位婦運宣傳家，也是實踐者，時時以行動來發揮姊妹愛和貫徹平等的理想。在日本時，熱情接待和照拂友人的妻母。一九〇五年，她勸隨蘇報發行入陳範之二妾自立。同久年又召集女留學生大會，反對陳範女兒陳擯芬奉父命嫁與商

人為妾，而終於打消這件婚事。由此可見，秋瑾站在女性的立場來反抗和破除男性中心社會施於女性身體上、精神上、行動上的層層束縛是相當徹底的。她的目的在於使女性以健康的、平等的、自由的、覺醒的個體報效國家，並且摒除固有的陋習和僅求個人顯達的男性社會價值觀，從而建立令世人「驚心奪目」的新中國。

秋瑾被譽為中國第一位女性主義者，是當之無愧的。

女人爲什麼往「上」嫁？

女人喜歡嫁給條件高於自己的人，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但這不祇是風俗民情的表現，也不是女性的本能，而是蘊涵自女性自我認識作爲社會劣勢者，並因此而產生的策略運用。

文 / 徐宗國
圖 / 張家瑋

女人喜歡嫁給條件高於自己的人，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了。她們不但喜歡嫁個子比她們高的男士，更在意對方的收入、學歷、年齡、常識、知識各方面是否都高於自己。有些較有理想的，或許不會過於著重物質或是有形的條件，却也會要求對方的人品、器度要高於自己。這種社會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爲「往上嫁」的趨勢，或是英文裡的「*marry up*」。

當然，理想的情況是男女雙方因爲彼此的特質相互吸引，但這種現象本文不予探討。這兒所要深入解析的，偏重在過份單方面的，甚至開列出條件，以男方的優越條件代替了雙方面自然的吸引，而在婚姻市場交易中，彼此運用籌碼的社會現象。

我認爲這不祇是風俗民情的表現，也不祇是女性出於本能，尋找優越對象的務實作法，而是蘊涵自女性自我認識作爲社會上劣勢者，並因此而產生的策略運用。

稍肯深思的人，都可以判斷出女性往上

嫁是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方式，因爲大多數人會被社會文化界定的價值所牽引，其中一些人更會以具體行動來完成。因此女性往上嫁，便成爲一種追求社會定義下其具價值的舉動。過去，開放給一般老百姓，向上流動的機會有限，女人更是如此，因此，婚姻可說是女人主要的社會流動方式。鑑於人類傾向追求團體認同的目標，女人向上嫁也就沒有什麼可議論的。不過，在這種大家習以爲常、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背後，可以挖掘出更多訊息，這些訊息，甚至會令有識者憂慮我們社會的本質是什麼，而這種現象可能帶來的影響又會是什麼。

歷史的未見人口

由大部份的人類歷史以觀，女人身爲劣勢人口的社會事實早已由汗牛充棟的社會科學文獻，頗爲一致地描繪出來了。女性

佔人口的一半，却是歷史以來的「未見」(invisible)人口，在政治、權力、財富、名譽地位上，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劣勢，更在日常生活裡不經意地表現出身爲劣勢人口的種種徵兆：她們在身體語言上，在對時間與空間的使用與支配上，在語言的運用上，更直接地反映出這種劣勢的客觀地位，並且藉著這些特徵，持續加強了兩性間的不平等關係。比方說，女性的洗耳恭聽或中間偶而插入一二句「是嗎？」「後來呢？」，只有加強並潤飾了男性的語言發表，這已是衆人耳熟能詳的事例。在時間、空間使用上缺乏彈性，受到限制方面，可以從女性被劃分在「私下的」(private)範疇活動，而男性在「公眾的」(public)範疇活動，見出一斑。在運用時機方面也可以看出，泰半的女性(或是社會大眾)覺得應讓男性優先發展，掌握先機。在我們研究裡，許多女性爲了自己的家庭責任，會基於預期或實際

需要放棄正在攻讀的學位，讓先生的事業時間表決定了自己一生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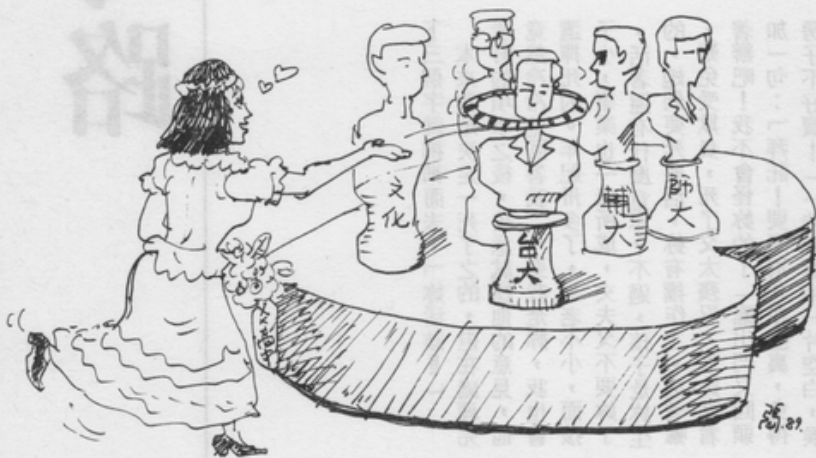
因此，女人或反映或適應這樣具體及隱涵的次級地位，於是就造就出一些與男性（尤其事業成功男性）性格頗不一致的人格特徵，流行在今天的社會。如果對男性性格的要求是自動自發、自主而有創意；那麼所要求於女性的就是溫柔嫺靜，不採主動，適機而行的輔助性、配合性人格特徵。

不平等的婚姻設計

因此，女性遂有在工作上害怕成功，在私下只能往上嫁的情況發生。這是因為不被社會所稱許的女性人格特質，恰好是社會上所認可成熟的男性人格特質，為了不願喪失許多被社會所界定之女性優美特質，而放棄為準備成功而有的事業或學業上的投資，轉而在婚姻方面，選擇條件高於自己的丈夫。這應是女性為了避免與丈夫的男性角色互相衝突，所作的一項妥協與調適之舉。因為唯有藉起初就設計於婚姻裡客觀的不平等地位（或女性自認較低於丈夫的地位與角色），工作上敬業的女性在努力之餘，才不會超越自己的丈夫，尤其是在具體可見的收入方面。因此，他們可以維繫一個在社會期許下，合於男女關係規範的婚姻。反過來看一個個這樣的婚姻型態恰好構建並維持了社會上二性的不平等與尊卑關係，因為在這樣婚姻裡的丈夫，無論在社會上的事業地位表現如何，在家裡仍可以享受一家之主的優越感。因此兩性平等互惠的原則，即使已經落實在

社會上，但也無法根深蒂固地貫徹到每一個家庭。

此外，往上嫁若是今天社會裡約定成俗的作法之一，那麼作為婚姻制度的一部份，它會透過家庭、學校及大眾傳播媒體，形成下一代的世界觀與人格特徵，以致到了婚嫁的時候，人們就「自然」的這樣實行出來。在這樣一代代循環之下，一般人就認為此種婚嫁方式是理所當然，不再對它所代表的深層意義加以深思。



關於女性如何能從上述循環中脫離出來，發展出二性平等、互惠的觀點，我在他處已有所發表（註一），不擬在此贅述。但仍希望加強一個觀點：女性若不排除一個次級人口的人格觀與世界觀，男性若不排除「至少在家裡，我是一家之主……」的心態，真正的人性美德將難以建立。

Kohlberg 認為印度甘地不訴諸暴力的原則，是一種人格道德發展的最高境界。但據其它文獻記載，甘地對待妻子的行為卻令人訝異與困惑。因為聲稱不訴諸暴力的甘地，與妻子相處時卻違反了非暴力的原則，強將他的意見為意見（註二）。令我不禁想到，或許兩性間日常生活裡的接觸，才是一切所謂人道主義者的最後試金石。而要改變女性往上嫁的現象，也只有兩性平等實現之後，女性得以擺脫劣勢者的陰影時，才有可能達到。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註一：婦女新知七十二期 16 / 18 頁
註二：..

Carol Gilligan (1977)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Moral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431-517.

回首來時路

文 / 譚陽
圖 / 張家瑋

十年了，回顧那段離婚邊緣的日子，真是血淚斑斑，難以忘記。

我與前夫是同學，從相識到結婚，我們共同走過二十年。前夫是個孤兒，在台舉目無親，嗜盡苦頭，以至名利心重，而在婚後十年，竟為了一個有助於他事業的女子，全然不顧夫妻結髮的情份，棄家而去。我自小即身受父母離異之痛，不願悲劇在孩子身上重演，因此堅持不離婚，而以一份微薄的公職薪水，帶着八歲和三歲的女兒咬牙苦撐。每次他回來逼迫簽字離婚，我便哭著提醒他，過去我們共同生活的點點滴滴——「記不記得你受傷躺在醫院時，深怕雙腿殘廢，我畢業典禮才剛完，就爲了你，便放棄了自己熱愛的編劇工作，答應和你結婚！」「記不記得我一手抱著孩子、一手念書，好不容易考上了教育學院進修，却爲了家庭而沒去報到！」「我省吃儉用，從不抱怨生活清苦，一心讓你無後顧之憂；我辛苦了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請你想想我做的一切，怎麼狠得下心要我離婚？」話沒說完，他只拋

下三個字就拂袖而去，「妳活該！！」

本來我是決定一死了之的，但在處理完所有的瑣事之後，故意試探他的意見，他竟然冷冷地回答我：「要我是妳，我也會選擇死的。年紀卅多了，半老不小，而孩子小，事業也一無所成，丈夫又不要妳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不過，孩子是妳生的，她們要死要活，妳有權作主。活著嘛，難免受欺負，死了又太殘忍，那妳就看著辦吧！我不會怪妳的！」臨出門又回頭加一句：「拜託！要死別死在屋裏，免得房子不好賣！」一時我腦中一片空白，喉頭竟似被勒住，半晌說不出話來。一會兒我才蹲下摟著孩子，流淚啞啞地大喊：「不！！我絕不死，我一定要活給你看！」竟是這麼絕情的話，才讓我打消尋死的念頭，然而，好好地活下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所有的忍耐都已耗盡，再拖下去，只有走向無法收拾的結局，我只有以離婚作爲重生的起點。但是，蓋下一個章，就能割捨多年的情份嗎？就能重新擁有我婚前純潔的心嗎？就能忘却一切，不

再愛也不再恨嗎？平凡的我，怎能做到啊！

回到家中，眼前的一桌一椅，點點滴滴多年苦心，共同經營的回憶，現在，則化成一針一刺，毫不留情地戳碎我的心。離婚後，家裏異常安靜，雖無過去漫天水火不容的爭執喧嘩，但我却反陷於哭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深淵。常常此時告誡自己：「要清醒，要堅強！」而下一刻，則又不禁地沈溺在回憶裏。不甘的怨憤和反覆的思念，痛苦比離婚前更難排解。

那時，大女兒小學五年級，而小女兒才上幼稚園小班。她們眼中的媽媽有如精神病患，情緒極端不穩定，令人害怕。每天，兩個可憐的小女孩輕手輕腳，大氣不敢出一聲，唯恐不經意惹惱了媽媽，平白無故招來一頓打罵。大姊帶著小妹，自己拙稚地處理生活中的任何事。「媽媽不是靜靜地坐著流淚發呆，就是深鎖著眉頭睡覺。」她們記得很清楚，別人家團圓過年，她們却買不到麪包，只有淒冷地吃著泡麪。但她們並不知道，另一邊，她們的爸爸

正買下松江路四百多萬的新房子，擁著新人，溫暖甜蜜地歡渡新年。

一顆心經過歲月苦痛的磨鍊，才能獲得真正的成長，雖然自我重整的過程步步艱辛。友人曾正色對我說：「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妳敗得多冤！」回想自己，從小到大，從讀書、戀愛到結婚，一切按部就班、平平順順，而婚姻觸礁赤裸裸地暴露出，我無法應對現實做及時處理的事實，只有徬徨無助，痛苦不已。

如果没有友情的溫馨與支持，我絕無今日脫離陰霾走向陽光、歡愉平靜的日子。仔細回想起來，我的新生命是在太多朋友的鼓舞與協助下展開的。辦公室裏，同事們不時為我打氣；每一階段的同學，不分男女，無不誠摯地關心我，電話、書信佔滿每一空閒時間。一群同學開了五部車南下，專程來探望我。師長們也竭盡心力地安慰我、開導我。從澎湖越海而來的朋友，靜靜地陪我流淚，不斷溫柔地鼓勵我，要我好好地活下去。就連前夫的老同學也對我付出源源不斷的關懷，他的長官還苦口婆心地要我堅強。而市場賣菜的老闆知道了，也都勸我說：「天公疼憨人，你要多忍耐！」失去丈夫，却承受了更多的真誠與關愛，即使多年後今天，提筆的此刻，仍是滿心感動，潸然欲泣。

在大家鼓勵與關懷下，我開始努力地走向新生活。我的第一步就是，革除自己軟弱依賴的慣性，學著做以前從不沾手的事，像換燈管、修水箱、裝龍頭、刷油漆……；強迫自己為孩子準備晚餐，儘量改變家的面貌，使自己不再陷入過去慘痛的回

憶。

遇到一些一時仍不能面對和適應的事情時，我就告訴自己，好比洗冷水澡一樣，第一盆水淋上身，往往叫人冷得打顫，而第二、第三盆水沖下後，就不覺得冷了，最後竟覺水比身體還溫暖。如果只因第一盆水冷得發抖就停下來，那麼就永遠沒有苦盡甘來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我去參加婚宴，每每勾憶起過去自己新婚的情狀，心裏一陣陣抽痛，而幾乎無法終場。爾後再參加，就比較好了，然後一次比一次進步，終至能坦然祝福新人，而大快朵頤，不亦樂乎。只有把每一項舊有的習慣，以新的勇氣與新的態度去面對，愈挫愈勇，才能擺脫陰影，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十年了，十八歲的大女兒已亭亭玉立，而我們母女的感情更是要好，無話不談。在多年辛苦後，看著兩個日漸長大成熟的孩子，覺得當年的抉擇完全正確。現在想想不禁莞爾，如果那時我死了，哪能享受到眼前母女貼心的甜蜜？而她們的命運會何等淒慘，更是不在話下。父母離異的傷口未癒，要她們如何再承受失去母親的悲傷呢？記得有一次，女兒對鏡梳理長髮，笑吟吟地回頭說：「真要謝謝妳把我生得這麼漂亮，簡直找不到缺點吧！」「僅此而已？是不是少了點別的？」我故意裝著生氣的問。她回過頭來鄭重答道：「我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而這都是妳給我的。沒有爸爸，我不覺得自卑和怨恨，因為妳比普通的媽媽更好，妳做了雙份……。」播種和收成是相成的。我深信，我已盡力而為。揮汗努力的，必得收穫。



前幾天，十三歲的小女兒張大了眼對我說：「媽媽，妳從那樣的痛苦裏熬過來，多不容易呀！」貼著她胖胖的臉，不禁熱淚盈眶，心中撼動不已，當年哭喊：「爸爸，不要打媽媽了！求求你不要再打了！」的娃娃，今天真的長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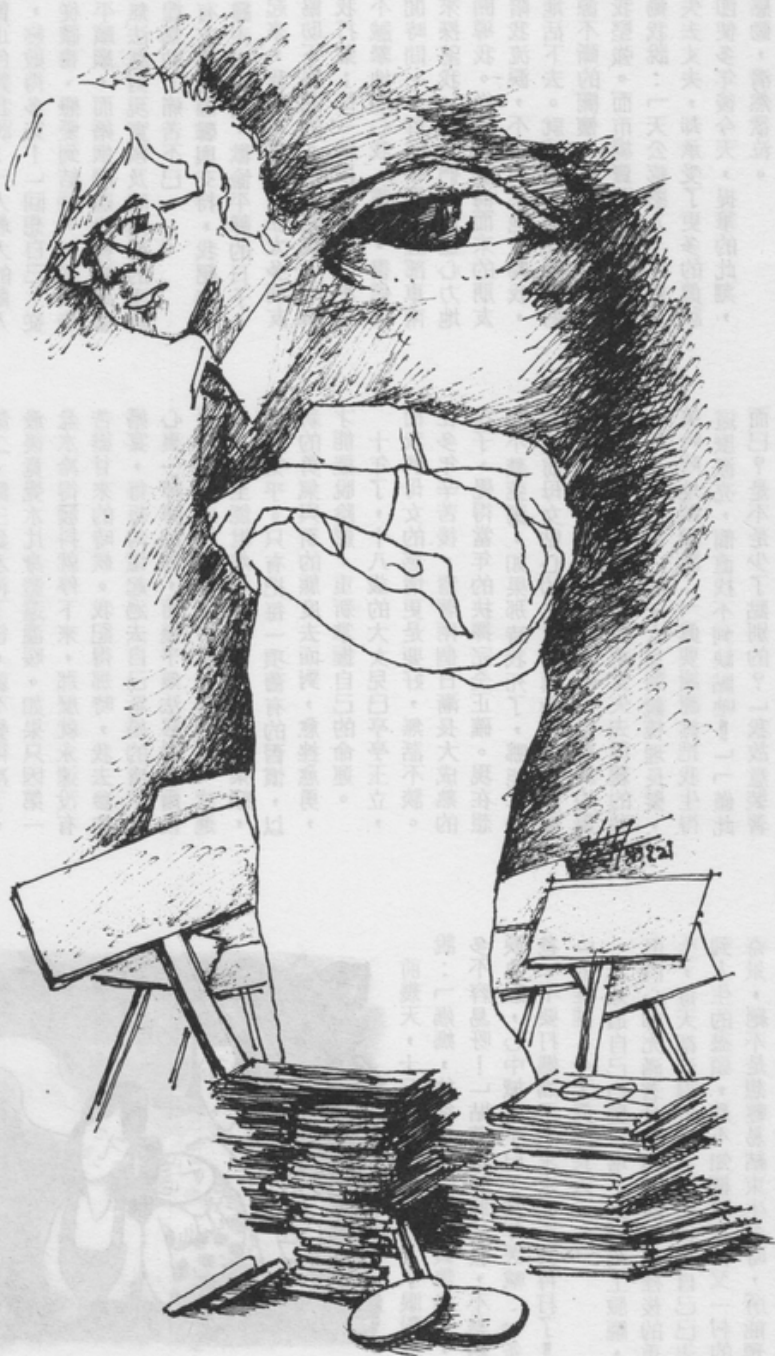
我知道自己白髮日增，皺紋刻上臉龐，但內心却充滿著甘美與寧靜。重挫後的重生，每天都活得坦然。當時以為自己已走到人生的盡頭，殊不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景，絕不是想輕易結束生命時，所能預料得到的。也許，外在的崎嶇今後仍將出現，但我有信心，任何困難再也不能擊倒我經過鍛鍊的身心。

回首前塵，我失去的只是緣盡的丈夫，得到的却是一個豐盛美麗的新生命。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裸體參政

知識份子的革命幻想

文 / 游天鵬
圖 / 黃光昇



近日拜讀87期婦女新知刊載李欣芳先生的大作「從史脫樂到許曉丹——剖析父權社會宰制下的性與政治」，文中某些觀點令我無法苟同，使我忍不住想表達我的意

見向李先生請教一番。

李先生認為許曉丹以裸體號召群眾進軍國會的行為主要目的是抗議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性支配，許曉丹主觀上認定她行為的

目的是否如此猶有爭議，單就行為本身而論是否有「達成抗議的功效」呢？恐怕未必，因為父權社會的男性是十分歡迎女性主動對他們裸露肉體的，只要公開裸體的

不是他們的老婆就行。他們在家庭中限定老婆只能對他裸露肉體，但在家庭外卻希望除老婆之外的女人都能對他裸露肉體，而且運用種種手段（包括金錢交易）讓女人對他裸露肉體，這樣男人可以裡外通吃，在性的權力關係上將女性玩弄於股掌之間，展現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權。

除妻子外女性對男性裸露肉體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所費不貲的裸體

一、包粽子型：選美大賽都屬於此類型，在選美中有一項是女性必須穿泳裝走向伸展台表現各種優雅的姿態，供台下的男性觀眾品頭論足，在泳裝的襯托下，身材、三圍都畢露無遺，容易令男性產生性幻想，在此類型中，男性必須以「美」為藉口才能達成他的意淫。

二、若隱若現型：牛肉場的表演屬於此類，但男性必須用金錢買票才能進場觀賞，女性是以賺錢為目的才願意裸露，在此男性以金錢為手段換取女性的裸體。

三、全裸型：牛肉場的表演可能全裸，但不多見，通常是男性到妓院嫖妓，或在旅館傳喚應召女郎，妓女只對嫖客一個人全裸，不公開在眾人面前全裸，男性也必須付出某種代價，或花費力氣鼓吹女性肉體的美感，或以利誘之，因為沒有任何女性會無緣無故自願裸露的。許曉丹卻使男性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免費欣賞她的裸露，不是正合他們的意？許曉丹在公共場所裸露，男性可能會一時之間不太習慣，因

為這種行為他們是在選美會、牛肉場等場合才看得到的。但久而久之，許曉丹裸露次數多了，他們也會習慣，而且樂意欣賞。所以許曉丹的行為不但無法對父權社會有任何抗議的效果，而且還更加鞏固父權社會在性的權力關係中，男性對女性的支配。

但李先生卻說：女性為弱勢的第二性，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無法與男性享有對等的權力。尤其政治更是長久以來專屬男人的勢力範圍，女性在難以競爭的情況下，「性」成爲其最後的手段。

李先生雖然承認女性「裸體參政」、「畢竟是下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許曉丹可能成爲男性沙文主義的祭品」。但是「性」成爲女性政治抗爭的最後手段的論點仍然缺乏說服力。因爲男女權力關係不平等的客觀因素正逐漸被現代社會打破。這些客觀因素包括：一、避孕工具的發明，使女性得以自「懷孕、分娩、授乳、育嬰」等生物性功能中解脫出來，過去妨礙女性社會參與和性解放的因素至此消失。

性宰制的崩解

二、生產方式的改變，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是勞力密集式的，男性在體力上凌駕女性，取得經濟上的優勢，直接掌握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權，女性無法直接取得社會資源，只能用原始的性本能吸引，取悅男性，對男性做人身依附，換取男性對她物質上的供應。但隨著工業社會自動化、資訊社會電腦化的趨勢逐漸明朗，人類已遠離

原始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財富累積已不再取決於體力勞動，而是資本、知識、資訊的掌握和運用，這些變化創造女性新的活動空間，也使男性在經濟上不再擁有絕對的優勢地位。

意識型態的殘留

在性關係和經濟關係都逐漸擺脫束縛的客觀環境下，女性在政治領域是有實力和男性競爭的，「性」並不是女性唯一的「武器」，雖然封建社會對兩性關係的意識型態仍因男性的大力提倡而苟延殘喘，但這種意識形態是會被新的性關係和經濟關係衝垮的。女性性關係受到牽制緣自女性的生物性和經濟性在兩性競爭中居於劣勢，性關係的不平等並不是兩性不平等的原由，而是結果。因此李先生的下列說詞就成了奇言怪論：

「……許曉丹和史脫樂，使出這個有利的『武器』，向父權社會的大門叩關，企圖藉性回歸到人類的原始關係上，脫卸文明的外衣，兩性裸裎相見，此時兩性才能有平等的地位與權力。而許、史二人以裸露上身挑逗男性，甚至是掌握了主動的優勢。」

一會兒說「裸體參政」一畢竟是下策，一會兒又說是「有利的『武器』」，真是自相矛盾。既然性關係的不平等並非兩性不平等的原由而是結果，企圖以「性解放」回歸人類的原始關係無疑是倒果爲因的作法，只有造成更加鞏固父權社會兩性權力關係的反效果。也許李先生也意識到此

種策略在實踐上的矛盾，只好搬出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和新馬克思主義大師馬庫色的理論將之合理化，也把議論的空間擴大到渺無邊際，一般讀者可能會懾於這兩位聲譽卓著的大師的威勢而難以置喙，但我卻想勉為其難地動一動他們兩位，李先生說：

文明非壓抑的結果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以為，壓抑是文明的本質。在文明的束縛之下，現代人被迫犧牲原欲。馬庫色(H. Marcuse)便針對佛洛伊德的理論加以修正，提出愛欲解放論，企圖建立一種非壓抑文明的可能性。雖然現代是強調『性解放』的時代，現代人的性觀念也較以往開放，然而『性』作為原始關係的一種，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壓抑。」

儘管佛洛伊德的理論大有名，但他對文明的認識卻是錯誤的。原始公社社會的生產關係採取生產資料、產品公有以及集體勞動，因為生產力低落，生產成果只能勉強滿足生存起碼的需要。隨著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勞動產品有了剩餘，在分配上開始了赤裸裸的鬥爭，得勝者便佔有生產資料、產品和變成奴隸的失敗者，因為「佔有」，就有了私有財產，同時因為奴隸是其私有財產，就殘酷地剝削奴隸的勞動力，並將奴隸的生物需求限制在勞動力再生產的範圍內。所以壓抑並非文明發展的因素，恰恰是文明發展的結果。壓抑只在人對人壓抑的情況下才是壓抑，在原始公

社中普通物質匱乏的社會，人並不會感覺到壓抑的存在，因為大家的處境都是相同的。況且不同類型社會的文明並不總是對人的壓抑，因為原始公社社會也是一種文明。如果說原始公社社會並非文明，而是人作為一種生物存在的自然狀態，便無法解釋原始社會中為何已發展出藝術和宗教等文化。所以壓抑並非以往所有文明的本質。

再說壓抑是緣自人施加於人的統治和支配，在奴隸社會是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在封建社會是地主對佃農的統治，在資本主義社會便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因此壓抑其實是階級統治的結果，對統治階級而言，除了受制於社會生產力外，他的生物需求是不受到壓抑的，並不是所有文人都要「被迫犧牲原欲」。現代社會除女性因前一社會階段殘留的意識型態作祟而受到某種程度的性壓抑外，一般人在生物欲望上並並不絕對地受壓抑，雖然無產階級在物質欲望上是相對受到壓抑的。

資本主義鼓勵欲望滿足

廿世紀後的資本主義無限制地刺激消費，它鼓勵人性慾的發洩和物質欲望之對商品的佔有。佛洛伊德的觀念在第一次大戰後之所以如此流行，是由於資本主義精神在當時產生深刻的變化。因為在行資本積累的階段是注重節約的，到了資本擴張的階段變成注重消費，原本為了經濟成功而行的自我克苦，現在變成藉著消耗以作爲

擴充市場的張本。影響佛洛伊德觀念的是普通人心在剛進入資本擴張的時代時，對前一階段維多利亞時代嚴格拘謹風氣的反抗。

另一個影響他的因素是十九世紀盛行的機械唯物論，使人們相信一切心理現象的基層都可化約為生理現象。照佛洛伊德的看法，一切本能欲望不受壓抑的充分獲得滿足可以造成心理的健康與幸福。但心理學上明顯的事實却證明那些把生活投擲在無限制的性滿足的男女，根本得不到幸福，反而絕大部份陷入嚴重的精神衝突和病症裡。恰好目前台灣的社會環境和一次戰後的歐洲相似，所以許曉丹現象和李先生論述的出現就不用大驚小怪了。

至於馬庫色的腦筋是那裡脫線了呢？從他的「性本能(欲望)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和「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我們找到的線索是，他假定所有傳統的美德如愛、溫柔、關懷和責任，只在「前工藝社會」才有意義，在新工藝社會中——沒有壓迫、剝削——一種新的人將會來臨，他無須懼怕任何事情，甚至死亡，他會發展那些尚未殊化(yet-unspecialized)的需要，他將會有機會滿足他多形性慾(polymorphous sexuality)；簡言之，人最終的進步是退化到嬰兒式的生命，回到滿足的嬰兒之快樂狀態。依此，我們描繪出他「非壓抑文明」的圖像是：在完全自動化、電腦化的新工藝社會中，人回復到自然狀態，像生物般地生活著。

但這種烏托邦的構想不僅否定人的價值，還否定了「人」本身。「人」若不放入具體的社會關係就變得無法理解，在未形成社會的自然狀態中的人和豬、蜜蜂一樣

偉大的拒絕者

，只是「生物」而已，並不是人。人是在因勞動而結成的社會關係中才能發展出他的感情和精神文化，這些感情包括對其他人的照顧、責任、尊重和了解，都不能化為爲性本能，男女間的性行爲若是沒有愛情就只是動物性的發洩和消耗而已，更何況人類的感情關係不只是男女的愛情而已，還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兄弟間的、朋友間的、神人間的甚對全人類的感情，這些都不是性本能所能解釋。馬庫色也提不出轉入新工藝社會具體的革命步驟，因爲它根本違反人性，缺乏實踐的可能。無怪乎馬庫色只能提出這種無望的結論：「對於社會，這個批評性的理論，尙未能擁有一些概念可以溝通現代和未來；既未做允諾，也未表示成功；它仍然是消極的，因此，它仍舊是那些人的理論……他們，不帶著希望，已經並且仍舊把他們的生命奉獻於那偉大的拒絕者。」

這位「偉大的拒絕者」便因此將他對現行社會的絕望情緒擴張到否定人類往昔一切的文明。但是革命從未建立在絕望上，並且永遠不會如此。馬庫色只是一個與人疏離、困居學院內的知識份子，卻將個人的絕望當作激進主義的理論發表出來。連處身同一系譜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佛洛姆

都忍不住憤怒地起而抨擊了，這個粗樸的白日夢，「本質上是非理性的、不落實的，並缺乏對生命的愛。」

馬庫色都不想提出革命實踐的策略了，但李先生卻越俎代庖，替他提出缺乏可能性的「裸的文化」的可能性，而且用「裸體參政」當策略。

「人或或多或少都有自戀的傾向，同樣的，人也有裸體的欲望。但受制於社會規範，瞻敢裸體的往往被視爲暴露狂。人這種肉體的渴望，無疑是基於生物的本能，史脫樂和許曉丹公然裸露上身，如同孔雀向其異性展示華麗的羽毛一樣，雖非爲了求偶，也無非企圖以性來吸引男性的注意。」

病態的自戀

自戀是人在嬰兒期成長階段的精神狀態，嬰兒只關心自己的生物本能是否得到滿足，對外在世界的認識缺乏真實性，只是他欲望的投射，因此，外在世界的事物在他眼中是他本能的欲望的附屬物，在嬰兒期這是正常狀態，但人如果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障礙而適應不良，便容易將這種精神狀態遺留下來，到成人期卻是病態，會妨礙對外在社會的真實認知，使他的想法、行爲和具體社會關係格格不入，人際關係上和正常人無法溝通，社會實踐力十分薄弱。由於嚴重受挫，這種人容易對現實感到絕望，並且將他的絕望藉由生物本能的洩慾方式用言論和行動發洩出來，如同洪水泛濫。

既然自戀是病態，李先生竟然極力推銷，企圖藉基於生物本能的自戀鼓吹裸露肉體，「脫卸文明的外衣，兩性裸體相見」，以建立「裸的文化」，這使我想起販賣人肉商品的色情雜誌的論調。這種荒謬的想法使我不禁推測：李先生可能是同馬庫色一般是和社會脫節，和人群疏離的學院內的知識份子，這類知識份子容易傾向自戀，也容易推己及人地把具體存在於社會關係中活動的正常人化約成其生物本能而自足圓滿的自戀者。人的社會行動是緣自經濟基礎（生產力，生產關係）所衍生的社會關係。因此我認爲，除非許曉丹是自戀，要不然她只是以販賣裸體的交換價值換取名聲、利益和累積政治籌碼（資本），作爲側身國會（某種社會地位）的踏脚石，並不是李先生所主觀幻想地是向父權社會抗議。因爲人具體的社會行動是不會一再重覆地採取不僅無效，反而適得其反的抗議手段，除非自戀，人不會如此愚蠢。

參考書目：

- 馬克斯：經濟學哲學手稿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 谷風
- 佛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滿 南方
- 馬庫色：單面向的人 南方
- 馬庫色：欲望與文明 南方
- 佛洛姆：愛的藝術 志文
- 佛洛姆：人類新希望 志文
- 佛洛姆：自我的追尋 志文
- 佛洛姆：理性的掙扎 志文
- A. Micheli：女權主義 遠流

被拍裸照怎麼辦？

尤美女

梅子是大學夜間部學生，白天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認識了有婦之夫的偉德，兩情相悅，進而有超友誼關係。由於梅子長得標緻，偉德以拍梅子裸照為樂，梅子亦不以為忤。誰知好景不長，一夜兩人正在兩情繾綣時，被偉德的太太會同警察逮個正著，經偉德及梅子苦苦哀求，偉德的太太才答應暫不提出告訴，但不准梅子再與偉德往來。梅子冷靜思量，青春年華耗在這三角糾紛中亦非正途，乃思求去，但偉德却以手中一大疊裸照為要脅，不准梅子離去，否則讓她有得瞧，梅子該怎麼辦？

拍攝裸照有無刑責？

偉德拍攝梅子裸照，是經梅子同意，且該裸照僅止於偉德與梅子共賞，並未散布或流傳，則偉德拍攝裸照之行爲，並不構成任何刑責。

但若偉德與梅子鬧翻，或梅子事後反悔，不肯再繼續讓偉德拍攝裸照，偉德竟以強暴、脅迫方式逼迫梅子就範而拍攝，則偉德觸犯刑法第三〇四條之「以強暴脅迫

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強制罪，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若偉德進而將梅子私行拘禁，或非法剝奪梅子之行動自由，以供其拍攝，則構成刑法第三〇二條之「私行拘禁或以其他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以裸照為要脅有無刑責？

若偉德以拍攝之裸照要求梅子繼續與其通姦，則除非對梅子構成不能抗拒而對梅子姦淫，可構成刑法第二二二條之強姦罪外，充其量僅能構成刑法第三〇四條之「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的強制罪。若偉德進而以此要脅梅子交付錢財，則可構成刑法第三四六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恐嚇取財得財罪，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若梅子不從，偉德將梅子之裸照散布或寄給報章雜誌刊登，則偉德構成刑法第二三五條「散布或販賣猥褻之圖畫，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之散布猥褻圖畫罪，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梅子亦可對偉德之誹謗行為提出告訴，可使偉德科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此外，梅子亦可依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之規定，請求偉德精神上損害賠償，對於名譽被侵害部分，亦可依同法條請求偉德登報道歉並收回所有散佈之裸照。

因此，婦女不幸被強拍裸照，或當初自願事後反悔，不願再繼續被拍攝時，可依前述法律規定行使權利，甚至反擊，不要像待宰羔羊似的，任惡徒予取予求。婦女只有自覺、自強、自信，才能保障自身權益，若一味逃避，在法律上睡覺，法律亦無能為力！



年輕而英氣十足的芬卡·休斯是有名的「保衛天使」(Guardian Angels)組織的一員，她與其他兩名成員於八月初開始在倫敦地下鐵執行巡邏工作。

總部在紐約的「保衛天使」是一支完全由女性組成的巡邏隊伍，一九七九年由麗莎·斯利瓦女士及其先生所創辦，日前號稱有五千名成員。頭戴紅呢帽，身穿印有「保衛天使安全巡邏員」字樣T恤的保衛天使，一直在美國與加拿大許多城市的地鐵執行非武裝巡邏，最近才開始在倫敦執勤，並曾赴巴黎探察該城是否有安置保衛天使的必要。／安小石

(取材自英國「衛報」)

好書簡介

書名／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台灣農村婦女與家庭

作者／ Mergeny Wolf

出版／ 史丹佛大學一九七二年

作者 Mergeny Wolf 女士，曾與同為人類學家的丈夫到台灣數次，以她對農村婦女的觀察，對於當時台灣農村婦女在家庭中不同的角色、地位，有獨到的見解及詮釋。

對台灣讀者而言，作者以外來者的身份，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讓我們透過她的眼睛重新審視台灣婦女的特質。然而，由於作者本身文化的偏見，她先是在前言中表示：「西方的婦解運動者，無疑可以在書中發掘豐富的資料以支持他們的主張。」來說明台灣婦女地位低落，但是作者卻又隨即坦陳：「身為女人，我對這些現象不可能毫無偏見，祇有盡力加以控制，若實在無治作到，也會特別標識出來。」這是作者對待此書的原則。

本書的章節，依女人的生命週期安排而成。首先，作者對台灣的史地作概略性介紹，大致熟悉了台灣的定位後，再接著探討台灣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她頗具匠心

地把女性在原出生家庭中，不具宗族合法傳承地位的特質指出，以突顯台灣婦女依附的人格。從出生、成長、至訂婚、結婚，女人的一生，遵循著如此步伐前進。作者把比較特殊的童養媳、招贅及妓女，各獨立成章討論。其中有關妓女那章的標題為「孝順的女兒」，在她的觀察中，似乎把兩者為有必然的關聯性，這是讓國人無法全體同意。但書中認為對台灣貧窮的家庭而言，脫離貧困的最好方法，只有犧牲孝順的女兒以換取較好的物質生活，卻也有相當的真實性。女性遭受歧視與剝削的情形，由此可深切看出。(楊蓮瑛)

發生在兩個女人之間的故事……

我們之間

法國導演 Diane Kurys

1984年出品

放映時間：9月21日下午6:30 ~ 9:30

地點：本會

會後並由本會主持討論

酌收場地費及茶水費50元

(義工免費)

電影預告



教科書大革命

暑假結束，新學期開始後，國小一年級的國語課本將不再有「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忙看報」的內容。各科教材及插畫，也不再是清一色男性的世界，女性將在教科書中出頭了！

婦女新知基金會於去年彙整「兩性平等教育手冊」，針中小學人文教科書中，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提出數據與實例，說明教材中男女角色十分僵化的情形，不但矮化女性的地位，同時也沒有適當反映當今社會的現實狀況，發佈後，引起廣泛的重視與討論。

國立編譯館曾濟群館長表示，編譯館配合國小課程及教材修訂，已適度修改這類「性別分工」較強烈的字眼，新的課本將看不到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忙看報」的句子。編譯館在重編教材時特別增列多位女性編審委員，希望能改變刻板的性別分工，提供新生代正面的兩性教育。

娼妓人口知多少？

自七月底九名大陸少女在華西街的公娼

館青雲閣被救出後，「大陸妹」被推入火坑賣春一事，再度暴露出人口販子日益猖獗；有關單位未善盡管理督導娼妓之責的問題。

婦援會為此連日奔走希望警總打開黑盒子作業，以正常的法令程序處理大陸妹的非法入境，同時在人口販子未定罪前，不要將她們秘密遣返大陸，否則警總將成爲人口販子的幫凶。

八月八日婦援會、婦女新知、主婦聯盟、現代婦女、晚晴協會、新環境、彩虹專案、婦展等十三個團體也針對公娼管理不當，造成以合法掩護非法，人口販賣層出不窮，至台北市議會請願，促請嚴格執行「台北市管理娼妓辦法」，並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希望能依法吊銷該娼館的執照。逼良爲娼等違規公娼館的執照。

日前台北市政府要吊銷該違規娼館的執照，卻遭到行政院以非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不得剝奪人民的權利爲由駁回。

目前台北市登記有案的公娼館僅四十家，公娼二百七十名，但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從事色情行業之私娼卻將近十萬名，實令人懷疑有不肖警員包庇色情。

其他新聞

△衛生署長李元悌表示，台灣地區人口雖突破兩千萬，但總生育率正逐年下降，人口增加率從五十八年的二〇・九%，降至七十七年底的十二・三%。台灣的人口將如法國一樣呈現負成長，人口年齡層也成爲倒金字塔分布，老年人將佔大部份。(78.7.19.首都早報)

△財政部研議中的「所得稅法修正案」將夫妻薪資所得改採分開申報，但財產交易所得仍維持合併申報。(78.7.29.聯合晚報)

△台灣省社會處訂定「台灣省推行婦女權利服務實施計劃」，預計分五年實施，其中鼓勵各學校、機關、企業單位設立托兒所，加強輔導公、私立托兒所充實教師保育措施。而台灣省勞工處則決定自今年度至民國八十一年，輔導婦女投入就業市場，目前正草擬大力推展彈性工作、家庭代工，以及落實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78.8.1.民生報)

楊瑛瑛

變色的福爾摩莎

「大陸少女賣淫案」的省思

彭婉如

一向自詡「安和樂利」的台灣，在「利」字當頭下，已把逐利的特殊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炒地皮、炒股票、炒「幼齒」，不一而足。

尤其「炒幼齒」最是可惡，因為炒者眼中並不把這些少女當人看，她們可偷運、可販賣、可轉手。為謀暴利，強迫身心尚未發育健全的少女，從下午一時「上班」到翌晨二時（甚至有到隔晨七時者），接客次數至少三十次以上。

而一般嫖客，在「安和」中，不甘生活平淡無奇，遂多方追求變態的滿足，竟肯一擲數萬台幣只為「新鮮」幼齒「開苞」！是可補身體呢？抑或展現「富豪」本色？我們難探究竟，但這股變態歪風，已嚴重侵蝕社會體質，並危及每個育有幼女的家庭。

台灣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二，國民平均所得已逾六千美元，華廈林立、名車馳騁，無論政府或人民，無不想在外觀上盡量表現出「已開發國家」姿態，為何永遠學不來那些文明國家保護婦女、重視兒童及青少年的做法？

雛妓，既是青少年又是婦女，又重弱者角色，理當受到政府及重保護與照顧才是，却任憑人口販子、老鴇、保鏢及嫖客蹂躪，「工時」既長，「工作量」又重，這樣富裕的政府竟無一周密法律可保障她們？

修正之少年福利法才通過不久，或許「法力」不強、宣導不夠，制裁不了到處張牙舞爪的惡魔妖孽，以致原住民雛妓不僅未能禁絕，東南亞少女、大陸少女，又接著紛紛「上市」，台灣嫖客之下流野蠻，舉世無匹！而「有錢好辦事」的政府有關部門坐視這群弱女被吞噬，亦可謂顛預無能、縱虎為患。

我們這些民間婦女團體，近年來不斷大聲疾呼拯救雛妓、掃除色情海報、要求大眾媒體自律、督促少年福利法修正……，苦心奔走，至今仍未見政府最高單位有何動靜。但我們不會氣餒，不達振聾發聵目的，絕不甘休。

因此，在七月廿四日報載北市寧夏分局偵破國內首件大陸少女來台賣淫案後，一向人滿己滿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即致函警

備總部表示願意義務提供這些不幸少女法律、醫療、生活及學業上的援助，結果竟遭拒絕。其實，何足怪哉！這與屢次警局接獲密報後，只在眾多雛妓中救出被指名的某一雛妓道理相同，因為他們根本缺乏人道上最起碼的關心。

憂心如焚之下，我們民間團體，不分教育、環保或婦女，先於八月一日由婦女救援基金會召集，在該會舉行首次座談會，復於八月四日假台大校友會館召開「九名大陸少女被迫賣淫之省思」座談會，而後特選在八月八日父親節此一意義深長的節日，親赴台北市議會請願。

此舉一來呼籲天下為人父親者，推廣其「幼吾幼」之心，不再嫖雛妓；另一方面期望代表市民權益的議會，能對有權管轄華西街等地區的台北市府確實監督，並徹底執行市議會修訂的「管理雛妓辦法」，認真管好公娼、禁絕私娼及雛妓，否則寶島淪為色情島為時必將不遠，禍及自家門亦未必不可能！

不要讓台灣成爲色情島

我們的主張

短期：

- (一)警政單位應依據管理娼妓辦法，徹底管理公娼館。杜絕販賣人口、逼良爲娼、雛妓賣淫等不法行爲。
- (二)司法單位對查獲之上述犯罪行爲，應從重量刑。
- (三)警政單位應依違警罰法，嚴格取締私娼。
- (四)對十八歲以下之雛妓，警政、社政及司法單位應切實依據少年福利法處理，以保障受害少女之福利。
- (五)各級民意機關應嚴格監督管理娼妓辦法及少年福利法之執行。
- (六)新聞局應嚴格制止大眾傳播媒體助長色情歪風。
- (七)堅決反對設立新的色情專業區。

長期：

- (一)立法禁娼，制定「賣淫防止法」。
- (二)健全社會福利措施，免除婦女因經濟困難而從娼。
- (三)推廣不嫖雛妓、不賣淫之教育，建立富而文明之社會。



勵馨基金會爲「廓清色情次文化，不嫖雛妓座談會」而設計

參與團體：婦援會、婦女新知、現代婦女、新環境、善牧修女會、主婦聯盟、佛教青年會、彩虹事工中心、消基會、晚晴協會、台大女研社、工黨、環保聯盟、台權會、勞權會、勞動黨、人本教育、新時代、婦展中心、勵馨基金會